

## 論朱介凡及其對諺語的研究

洪淑苓\*

### 摘要

朱介凡(1912-2011)，湖北武昌人，曾任軍職、記者、編輯，1942年，拜師黎錦熙，受教諺語研究；次年拜師顧頡剛，請益民俗學、俗文學方面的研究。1948年12月遷臺，曾任軍職，並為中國文藝協會、中國民俗學會等理事。朱介凡對於中國諺語的蒐羅、保存，良有貢獻，相關著作有《中國諺語論》、《中華諺語志》等，其對於材料蒐集、研究方法、架構、以及研究觀點等，都有值得肯定與參考之處。尤其是《中華諺語志》，可視為他在諺語研究的總整理，內容豐富而詳盡，成為俗諺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有鑒於朱介凡的諺學成果引用者眾，但對其研究成果的討論與評定卻甚少，因此本文首先介紹朱介凡其人，概觀其諺語研究的歷程，並探討其在諺語研究的方法、架構與貢獻，同時觀察他如何結合臺灣本地學者的諺語研究成果，以期對這位從大陸遷移到臺灣，數十年不忘諺語研究的專家給與適當的評論。

關鍵詞：朱介凡、諺語、民俗學、俗文學、中華諺語志

---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

# A Discussion on Zhu Jiefan, and His Research on Chinese Proverbs

Hornng Shu-Li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Zhu Jiefan (1912-2011) was a localite in Wuchang, Hubei Province, China. He had served as a soldier, reporter, and editor. Chinese proverbs were taught to him by Li Jinxi, who was his venerable master in 1942.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began learning folklor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from Gu Jiegang. Zhu moved to Taiwan in December, 1948 and gained a military position, and was also the Director of the China Arts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a Folklore Community. In order to collect and save Chinese proverbs, Zhu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by writing and editing his two representative texts: *A Discussion on Chinese Proverbs* and *Series of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roverbs*.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his material gathering, methodology, research structure,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especially these factors in the *Series of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roverbs*, which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encyclopedic study on Chinese proverbs. Because of their rich and comprehensive content, his books become indispensable as reference materials to study Chinese proverbs.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proverbs research by Zhu Jiefan were cited by many scholars, but the 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on his research are barely mentioned.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life of Zhu Jiefan and to take an overview of his proverbial course of the study as a whole, in order to explore his methodology, research structure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roverbs, to also explore how he incorporated many proverb research done by Taiwan local scholars into his own work. Finally, I hope to give an appropriate evaluation to Zhu: a scholar who emig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and his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roverbs.

**Keywords:** Zhu Jiefan, Proverbs, Folklore Study, Folk Literature, *Series of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roverbs*



# 論朱介凡及其對諺語的研究\*

洪淑苓

## 一、前言

朱介凡（1912-2011），字依萍，譜名成章，別署壽堂。民國元年（1912）生於湖北武昌，民國 100 年（2011）逝世於臺北。軍校高等教育班二期畢業。屢任軍職，曾兼任《中國日報》與《掃蕩報》戰地記者、《蜀東新聞》編輯，公餘仍經常蒐集民俗資料。1942 年，拜師黎錦熙，受教諺語研究；次年拜師顧頡剛，請益民俗學、俗文學方面的研究。1946 年擔任《正義報》副社長，《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纂。在這段期間，朱介凡經常利用到軍校、研習班講習的機會，向學員介紹民間諺語，也藉此跟來自各地的學員蒐集其家鄉的諺語，因此儲存大量的諺語札記和材料，奠定其日後研究的基礎。

1948 年 12 月，因臺海兩岸局勢動盪，朱介凡隨空軍渤海大隊先行到臺灣。遷臺後，歷任軍職，並為中國文藝協會、中國民俗學會等理事，勤於筆耕，包含創作如散文、小說以及民俗學研究。1965 年自軍中退休。1968 年以後，更專心致志於諺語的研究，1981 年終於完成鉅著《中華諺語志》。1991 年，朱介凡將其日記、信函、札記等文件，捐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供外界研究。<sup>1</sup>

朱介凡著作豐富，各類創作如散文、小說、新詩、傳記等，以及民俗學研究如諺語、歌謠、民俗文化評論等，約有三、四十種專書；對於中國諺語、歌謠等民俗

---

\* 本文初稿宣讀於「第九屆民間文化青年論壇」（呼河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中國民俗學會主辦，2011 年 7 月 20-24 日）。本文為國科會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NSC 99-2410-H-002-115 研究成果。

<sup>1</sup> 該批檔案包括日記 60 冊（1929-1968）、信函、照片 359 張、壽堂讀書札記、講稿、太行山內外敵前後作戰史料、深秋集 2-16 卷、秋暉隨筆、秋暉論道集等；另贈朱介凡夫人（姚青）及其子女的日記文章。參見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網頁介紹。網址：<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directory56-1.html>（2011 年 6 月 25 日上網）。

史料的蒐羅、保存，尤有貢獻。他在民俗學方面的著作如《中國諺語論》、《中國歌謠論》、《中國兒歌》、《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中華諺語志》等書，以及與妻子匡合著《五十年來中國俗文學》，都是值得後人參考、研究的著作。

朱介凡不是學院中的教授、學者，只因對民俗、歌謠、諺語有興趣，就傾盡畢生之力蒐集與研究相關問題，並立志著述，終於完成鉅著。他的這種精神可說和民間文學旺盛的生命力呼應，是一位具有真材實料的民間學者。他和妻子匡（1907-2005）、郭立誠（1907-2005）等，都是由大陸遷移臺灣、傳承 1930 年代民俗學研究的耕耘者，妻子匡的成就已受到學界肯定，已有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及學位論文<sup>2</sup>，而郭立誠，也有單篇的論文研究<sup>3</sup>；朱介凡的歌謠、諺語研究論著，引用者眾<sup>4</sup>，但以他為學術研究對象的，目前僅搜得一篇學術論文，係王光榮的〈論朱介凡民俗研究的視野〉<sup>5</sup>，簡要敘述朱介凡對民俗研究的成果，肯定其具有巡視歷史、洞察現實的視角，但因篇幅甚短，深度有限。其餘所見也多是採訪稿、一般的介紹文章；譬如曾子良採訪；黃葵嬾、高皓庭整理的〈訪朱介凡先生談諺語之蒐集與研究〉<sup>6</sup>，文中藉由朱介凡的現身說法，扼要地介紹研究諺語的概念和方法，而《文訊》雜誌曾多次採訪朱介凡，介紹其諺語研究的成果，計有宋雅姿〈浮生若夢盡付笑談——專訪朱介凡〉<sup>7</sup>、張放〈時代浪潮的作家風範——讀朱介凡《壽堂雜憶》雜感〉及〈讀朱介凡先生新書〉<sup>8</sup>、張玉芳〈道地的諺語研究家——專訪朱介凡先生〉<sup>9</sup>以及馮季眉：

2 「紀念妻子匡先生百歲冥誕之民俗學國際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05 年 8 月 20-21 日。另有碩士論文一本，郭英三：〈妻子匡先生及其民俗學論著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專班論文，2009）。

3 洪淑苓：〈論郭立誠的民俗研究及其對女性民俗的關注〉，收入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編：《第十二屆亞細亞民俗學會年會暨東亞端午節民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12），頁 289-309。

4 例如檢索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在參考文獻中列出朱介凡著作的，達 474 條之多，可見舉凡諺語、兒歌、故事、民俗學、飲食文化等的研究，朱介凡的著作都有參考的價值。

5 王光榮：〈論朱介凡民俗研究的視野〉，《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2：1（2002.1），頁 107-109。

6 曾子良採訪，黃葵嬾、高皓庭整理：〈訪朱介凡先生談諺語之蒐集與研究〉，《國文天地》16：6（2000.11），頁 53-59。

7 宋雅姿：〈浮生若夢盡付笑談——專訪朱介凡〉，《文訊》263（2007.9），頁 14-22。

8 張放：〈時代浪潮的作家風範——讀朱介凡《壽堂雜憶》雜感〉，《文訊》173（2000.3），頁 35-36；

〈以一己之力做國家級的事——朱介凡先生研究諺語六十年〉。<sup>10</sup>《文訊》多次採訪報導，可見在文壇與文化界對於朱介凡的重視，直至 2011 年 10 月 1 日朱介凡以百歲高齡辭世，《文訊》雜誌立即於 2011 年 12 月號刊登兩篇悼念的文章。<sup>11</sup>然而，對於朱介凡的民俗學成果，仍須由學術界加以整理、研究，才能彰顯其人貢獻畢生之力於歌謠諺語研究的苦心。有鑒於此，本文以諺語研究為焦點，概觀其諺語研究的歷程，並探討其在諺語研究的方法、架構與貢獻，以期對這位從大陸遷移到臺灣，數十年不忘諺語研究的專家給與適當的評定。

## 二、朱介凡對諺語研究的歷程

在《中國諺語論》與《中國歌謠論》二書的自序中，朱介凡曾概略述及他如何踏上諺語、歌謠的研究之路。其後，在《朱介凡自選集》，除書前的〈小傳〉外，也有若干散文記述他的人生經歷；到 1999 年，朱介凡更將畢生經歷，總匯為《壽堂憶雜》，以此呈現他個人的回憶與時代的印象。而《中華諺語志》亦收錄「壽堂諺語工作年表」<sup>12</sup>，簡要記載其歷年工作情形。透過這些傳記資料，我們可以略窺朱介凡在諺語研究上的歷程，以及他如何成為一個諺學專家。

### （一）啟蒙期（1912-1930）：母教、童年與家庭生活的啟發

首先看遠因，來自於童年家庭生活的啟蒙。在童年生活中，母親教導認字，為他

---

張放：〈讀朱介凡先生新書〉，《文訊》261（2007.7），頁 19。

<sup>9</sup> 張玉芳：〈道地的諺語研究家——專訪朱介凡先生〉，《文訊》37（1988.8），頁 119-122。

<sup>10</sup> 馮季眉：〈以一己之力做國家級的事——朱介凡先生研究諺語六十年〉，《文訊》130（1996.8），頁 89-91。

<sup>11</sup> 郭嗣汾：〈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哭悼介凡大哥〉、隱地：〈百年諺語第一人——朱介凡的三個心願〉，《文訊》314（2011.12），頁 48-51；52-54。

<sup>12</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頁 105-126。

唱兒歌、說笑話、諺語，講故事、傳說等，是朱介凡求學也是民俗學啟蒙的開始。<sup>13</sup>而後上私塾，以第三位塾師沈老先生對他的教導最有效果，因為這位沈先生總是在正課之後，為學生講歷史故事、傳說故事，啟發朱介凡的讀書興趣。<sup>14</sup>而朱家的環境和往來的親友，也帶給朱介凡快樂而充滿年節氣氛的童年生活。朱介凡出生於商人之家，他的祖父在上海開雜貨鋪，專為武漢的商家採辦日用百貨。朱家從祖父到父親這兩代都是單傳。朱家經濟優渥，也很注重傳統禮俗，例如在朱介凡十歲時家人曾為他舉行「做十歲」的儀式<sup>15</sup>；大房的曾祖母過世，朱家舉行非常隆重的喪禮，朱介凡還充當重孫，擔任引導亡魂的角色。<sup>16</sup>而身邊的高叔叔（其祖父的表外甥）、紅鼻子哥哥（祖母娘家親戚），也經常在過年時出現在他身邊，前者帶他逛街看花燈，後者則為他說一些鄉下的事物。<sup>17</sup>另有一位女傭艾婆，也經常給朱介凡教唱兒歌。<sup>18</sup>這些人事與經驗，或多或少都在朱介凡心中種下喜好民俗的種籽。此外，朱介凡自述自幼就不像其他兒童一樣喜好玩耍，反而喜歡觀察周遭事物，馳騁想像力。縱使手上有零錢，也不是買吃的，反而拿去買小曲唱本、民間故事這類的「閒書」。<sup>19</sup>可見，朱介凡的性情近於文藝，是日後投入創作的根源，他對「閒書」的喜好，也是日後他鍾情於民俗研究的起點。這些童年瑣事，志趣的培養和啟蒙，在接受宋雅姿採訪時，朱介凡也曾述說類似的記憶，〈浮生若夢盡付笑談——專訪朱介凡〉記載：

朱介凡本名成章，出身商人家庭，一生最大興趣卻在寫文章。「雖然寫起稿來不那麼斐然成章，但打死我。也不想做生意人。」他自幼即受良好庭訓。「進私塾之前，母親就教我認字塊，大約總認上了四、五百個字。」字塊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方形卡片正面印單字，背面印圖畫，看圖識字。六、七歲上私塾，習三字經。「私塾忙時，我就開始買閒書了。」……「撿他幾

<sup>13</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臺北：新興書局，1964），頁2；以及朱介凡：《中國歌謠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頁6。

<sup>14</sup> 朱介凡：〈我的童年〉，《朱介凡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3），頁56。

<sup>15</sup> 朱介凡：〈我的童年〉，《朱介凡自選集》，頁57。

<sup>16</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28-29。

<sup>17</sup> 朱介凡：〈我的童年〉，《朱介凡自選集》，頁52-53。

<sup>18</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2。

<sup>19</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頁16-17。



個錢就夠買書了。我用五、六十文錢買了《劉子英打虎》之類的江漢地區民間故事。」<sup>20</sup>

## （二）奠基期（1930年代）：武昌與北平的讀寫歲月

朱介凡開始蒐集諺語資料，是在1930年春。但以他自己的說法，這只是緣法所至，是諺語自己來找他，他並無意覓求；不過，這也可算是朱介凡諺語研究的第一步。當時他由山東煙臺回到武昌，住豹頭堤街小樓，房東陳老太平日說話總愛引用諺語，生動有趣，引起朱介凡的興趣，隨手記錄下來，每天可得十幾二十條諺語。另外，也從他母親口裡蒐集。1933年，朱介凡轉往北平。直到1937年對日抗戰之前，在北平的這段讀寫歲月，是朱介凡展開諺語研究第二步的契機。1935年，朱介凡利用北平圖書館、安東市場書攤，或借閱或購買，勤讀各種報刊書籍以及現代作家寫的章回小說，也從文獻資料中輯錄各地諺語。從書面資料中輯錄諺語，是朱介凡諺語研究的新開展。而在採錄口說材料上，朱介凡也更加積極。當時與朱介凡夫婦同住的還有其岳母、內弟夫婦，一家人圍桌吃飯，談談說說之間輒引用諺語，朱介凡每每因此停箸提筆，及時記載。關於這一點，朱介凡曾說：「自此開始，關乎諺語的採集，我就這樣抱著有聞必錄的主義。這是擱置不得的，事過境遷，再怎麼想，也想不起剛才講了一句甚麼諺語。因為，當時無心說出嘴。」而這第二步的工作，已經使朱介凡決心投入諺語研究。此時雖尚未與民俗學界接觸，但在抗戰前，朱介凡已編了「武漢諺語錄」、「俗語輯抄」，共得資料一千五百多條。<sup>21</sup>

## （三）發展期（1940-1948）：「王曲時代」的蒐錄工作

自此之後，朱介凡有意研究諺語，但他認為前人已有相當成就，恐難超越，且身邊友朋勸阻者多而贊同者少，因此朱介凡就抱持著「三年興趣主義」，打算先廣泛收集材料，等到三年一到，就結束這工作。未料1940年春，朱介凡在武漢，女兒秋影夭折，朱介凡哀傷之餘，越發決心鑽研諺語研究，且除採錄外，也打算開始研讀

<sup>20</sup> 宋雅姿：〈浮生若夢盡付笑談——專訪朱介凡〉，頁20。

<sup>21</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4。

理論，撰寫研究的文章。朱介凡詳讀北京師大教授黎錦熙（1890-1978）的《國語運動史綱》，對於黎氏十分佩服，因此在 1942 年，適黎來到長安，主持教育部新修洛川、同官、中部等縣志的計畫，於是正式拜師於黎的門下，從其學習編纂方志、大辭典，也從中蒐集諺語資料；並獲得黎錦熙的肯定。次年五月，朱介凡透過老友劉克讓，寫信並附詳細自傳給顧頡剛（1893-1980），想拜其為師，學民俗學、俗文學。此事黎錦熙雖不太同意，但仍時常跟朱介凡說，他與顧頡剛都十分關切朱介凡的諺語工作，但勉勵他要擴大為群體的工作，由眾人提供四方的口傳諺語資料，才能使諺語的採集不斷提升，臻於完美。<sup>22</sup>而黎錦熙也在重慶出席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三屆全會上，提案建議設立全國謠諺採集處，並組謠諺學會。這個提案顧頡剛也贊同，惜因抗戰勝利後，局勢又變，因此未能付諸實現。但這對朱介凡的諺語研究工作卻有著很大的啟發和鼓勵，抗戰勝利後，他也和長安民眾教育館長李敷仁、創造社首腦人物之一的鄭柏奇會面，三人商討發起民俗學會、編印週刊。<sup>23</sup>

1940-46 年，可說是朱介凡研究諺語的重要時期，除了上述拜師問學、結識同道之外，他更利用職務之便，大力推動諺語蒐集的工作。當時他擔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總隊政治指導員、訓育科長等職，第七分校校址在西安附近的王曲鎮，學員前後約四萬人，朱介凡在訓育時間，有別於一般的軍事、政治主題，別出心裁的講述諺語，以期提振精神，引發學員的興趣。同時，他也因此從學員那兒蒐集到各地方的諺語與歌謠；有時他也請各大隊、中隊的政治指導員，代為分發「請蒐錄中國諺語啟」，解說後，請學員當堂寫記，然後再彙整起來交回給他總整理。<sup>24</sup>這段往事也是朱介凡最樂於向他人講述的，如同宋雅姿〈浮生若夢盡付笑談——專訪朱介凡〉：

最讓他津津樂道的是：抗戰期間，民國 28 年（1939）兩次向各方寄發徵集諺語啟事，暫時雖然關山阻隔，回音不少；民國 29 年（1940）在軍校「不

<sup>22</sup> 有關朱介凡拜師黎、顧之事，可參見《壽堂憶雜》，頁 649-654。但黎錦熙說朱介凡寫信給顧是「腳踏兩條船」，因此朱介凡認為黎錦熙不太同意此事。

<sup>23</sup> 朱介凡等三人對此學會與週刊充滿信心，以為一定可以超越顧頡剛等人的歌謠研究會和民俗週刊，也編了第一期的《民俗》。可惜仍因時局動亂，原定刊於「秦風日報」或「西京日報」的副刊，也因故作罷。朱介凡：《壽堂憶雜》，頁 690。

<sup>24</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10-16；《壽堂憶雜》，頁 575-576、683-689。

講武而講諺語」，向先後在校的四萬名學員生集體採錄大江南北各地諺語。<sup>25</sup>

此外，其他師友也經常寄贈諺語資料給朱介凡，這些物件在抗戰時期，是歷經烽火才送到朱介凡手上，更使他感激莫名。<sup>26</sup>而在研究論述方面，朱介凡此際也撰寫了〈中國諺語研究述略〉、〈武昌方言謠諺志乙篇〉及〈武昌方言記事〉。<sup>27</sup>歸結來看，在多難的時代，朱介凡的諺語研究卻逐漸加深加廣，他把這段時光稱「王曲時代」，並且成為他拓展諺語研究的關鍵點：「自王曲時代起，這二十多年來，諺語工作在我心頭上的想法，曾經於睡夢中浮現過好多景像：優美典故，特別資料，學院專攻，四方採集，國際同好以及研究命題的顯示。也有，在清醒白醒的時候，神遊九天之上，胡思亂想，自己卻樂意於叫這種情況做『理想的飛揚』。」<sup>28</sup>王曲鎮的木匠甚至為朱介凡特製諺語卡片箱，係「用終南山桐木製作，五個抽屜，正面中央，還釘上薄銅的見出框，以便插入標示的紙卡」，十分堅固耐用。爾後，朱介凡就帶著這份「理想的飛揚」和特製的卡片箱繼續在諺語研究的道途上，勇往直前。<sup>29</sup>

#### （四）成熟期（1949-2011）：在臺灣完成多種論著

1948年12月，朱介凡隨空軍渤海大隊遷移到臺灣。初抵臺灣之際，朱介凡不像別人忙著到處觀光嘗新，反而積極聯絡大陸來臺的研究諺語的文人學者，如何容（1903-1990）、齊鐵恨（1892-1977）等，他們二位都任職於國語推行委員會，對諺語研究已暫時放下，但仍保持彼此的情誼。另一方面，朱介凡也向人打聽臺灣有無

<sup>25</sup> 宋雅姿：〈浮生若夢盡付笑談——專訪朱介凡〉，頁21。

<sup>26</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頁647。

<sup>27</sup> 這些文章當時都因故未能正式發表。1946冬，朱介凡回到武昌，開始在《正義報》發表〈風土俚諺小集〉；1947年，到南京，〈武昌方言記事〉系列文章也發表於北京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其他諺語的論著也陸續發表於《新中華》雜誌，也有〈兵諺漫談〉發表於魏希文在南京編刊的《新中國軍人周刊》。可知時代較安定，朱介凡才有發表諺語文章的機會。參見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16；《壽堂憶雜》，頁740。

<sup>28</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20。

<sup>29</sup> 朱介凡：「這卡片箱滿載諺語卡片一萬多張，好沉重。自長安，回武漢，轉南京，到臺灣，幾經舟車運載，迄今（1999年）將五十年矣。臺灣北部四十載潮濕的氣候，也未使它變質，接榫處未鬆脫，銅框未掉。有了卡片箱，於初期諺語資料的分類整理，十分得心應手。而且不怕逃難，可以背載了它走。」《壽堂憶雜》，頁585。來臺灣後，桐木箱裝不下，朱介凡又另外訂製兩個十二屜的鐵櫃及一個六屜檜木箱，所蒐集卡片在十萬張以上。參見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1，頁82-83。

研究諺語的專家。他因此拜訪了臺灣日治時期《民俗臺灣》的編輯群金關丈夫（1897-1983）、陳紹馨（1906-1966）與黃得時（1909-1999）（三人皆為臺大教員），也認識了任教於臺大、對民俗、諺語有研究的蘇維熊（1908-1968）、方豪（1910-1980），以及臺灣本土諺學學者廖漢臣（1912-1980）、吳槐等。當然，也重新連繫了自大陸來臺的妻子匡。此外，大陸歌謠研究會的幾位學者，如其時已來臺任教的臺大教授董作賓（1895-1963）、臺靜農（1902-1990）等，也都是朱介凡研討的對象。<sup>30</sup>

特別一提的是，在搭乘富民號貨輪自南京來臺灣時，每人所能攜帶的行李件數與重量有限，朱介凡最重要的行李卻是他長年蒐集記錄的諺語卡片、特製卡片箱和相關資料，可見他對諺語研究的熱愛和執著。

朱介凡到臺灣以後，更密集發表諺語、民俗研究的文章。他也藉由聯合報刊登其諺語介紹的機會，向讀者徵求諺語資料。<sup>31</sup>到軍中暑期講習會、暑期戰鬥文藝隊、中華文藝協會等場合演講，也都以諺語為題材，以此吸引聽眾，並順便進行諺語採集。甚至，也到監獄採集諺語。而友朋之間，也都樂於提供自己所記得或所知的諺語材料；此外，朱介凡也曾請託臺靜農、趙友培（1913-1999）、梁容若（1904-1997）與程兆熊（1907-2001）四位教授分別在臺大、師大、東海大學與香港新亞書院進行諺語集錄。<sup>32</sup>朱介凡對這些提供資料者心存感激：「陽明山莊的學長們，博愛大廈的同事們，無數喜好諺語的讀者們，還有好多老朋友們，這些年供給我的諺語資料，以及所提出諺語釋說的意見，結成了大大群體的支援，才使這種來自群眾生活的諺語，其在我的寫述上，不是個人性的文筆。」<sup>33</sup>

朱介凡另一個蒐集諺語的方法是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查閱圖書資料，該處方志、謠諺等的館藏十分豐富，尤其李家瑞、劉復（1891-1934）早年蒐集到的俗曲資料，更為有志者心嚮往之。1956年四、五月之間，朱介凡曾連續在某個星期裡每日

<sup>30</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頁 786-793。

<sup>31</sup> 朱介凡：「四十三年夏，因為夏承楹、林海音伉儷的拉稿，為聯合報副刊寫『諺話』，隔幾天發表一篇，一時引起廣大讀者興趣，形成臺灣集諺熱潮，持續三年之久。中國語文月刊，特把『諺語的研究』，列為經常徵稿的標的。」見其《中國諺語論》，頁 18。

<sup>32</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22-23。

<sup>33</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33。

都到史語所讀書，爾後又改為每週四前往，連續四次。這十天裡，朱介凡飽覽自五四以來有關謠諺、民俗的書冊，並撰寫為〈南港讀書記〉，收入《我歌且謠》。<sup>34</sup>《我歌且謠》於1959年6月出版，在此後，朱介凡仍繼續往返史語所圖書館蒐集資料，根據張玉芳的訪問稿：

民國四十五年以迄六十三年，在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閱讀，曾有十年，每星期一整天，研讀各地方志，謠俗畫冊，還在中央警官學校圖書館，瀏覽內政部所寄存全國各地民國年代編刊的方志近三千種。讀書既有劄記又有卡片。<sup>35</sup>

在著作與發表方面，此時期朱介凡的創作量頗多，《中國諺語論》、《中國歌謠論》、《中國兒歌》、《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等，都在臺灣完成並出版。大部頭的《中華諺語志》，最後也獲得臺灣商務印書館的支持給予出版，共十一冊（含索引一冊），總頁數5871頁。

除了最初的好奇和個人興趣，是甚麼力量支撐朱介凡，使他在幾度職務遷徙下，甚至渡海來臺灣，還堅持親自帶著幾大箱的「舊書破紙」（朱介凡語）<sup>36</sup>，也要完成中國諺語研究？除了上文曾引述朱介凡「理想的飛揚」之說，朱介凡在《中國諺語論·第一章導論·第一節緣法》曾多次提到諺語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困厄的年代給人鼓舞的力量，而他自己背負著那麼多人對諺語的熱情與期待，也不得不承擔起這個責任，並且寄望於後來者繼續傳承下去。朱介凡曾說：

另外收穫是，時代劇烈動蕩，好幾位生活趨於絕望的人，竟因我這些「諺話」而受到鼓舞，重振人生奮鬥的勇氣。他們寫信來感激我。我想，應接受感激的，乃是我們中華民族歷代相傳的諺話。

我的家是毀了，雙親於武漢淪陷前後相繼在故鄉亡故，身為長子不能送老歸山，遺恨終生！小妹、么弟滯留大陸。如今，十四個年頭了。在諺語檔案卷內，還有弟弟妹妹的抄件，每一展對，不由淚下。

悲苦中的振奮！惟有在諺語工作上，不懈怠，不轉向的下力而為。

<sup>34</sup> 朱介凡：《我歌且謠》（臺北：天一出版社，1959），頁155-166。

<sup>35</sup> 張玉芳：〈道地的諺語研究家——專訪朱介凡先生〉，頁121。亦參見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1，頁112。

<sup>36</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17。

這裡，我想另起一個頭來問，就我們中國說，應該還有人與諺語結不解之緣。那後來的，願踩在我肩頭，或把我當墊腳石，都無有不可。……這麼多有緣的朋友，若果其中有三五十人，把這番興趣擴展、持久、恆常的下力而為，我那好多「理想飛揚」之處，豈不就實現了？<sup>37</sup>

這幾段話充分顯現朱介凡對諺語的深厚情感，以及捨我其誰的使命感。所以他窮盡畢生精力，務必完成重要的諺語研究，並期盼更多人接續下去。

### 三、朱介凡對諺語研究的觀念與方法

#### (一) 研究觀念

朱介凡著手諺語研究，對前人的研究論著與方法多所揣摩，除了親炙語文學家黎錦熙，拜師民俗學家顧頡剛，對於古代著作如清·范文瀾《古謠諺》，也非常重視。而近人柳詒徵《中國文化史》、郭紹虞《諺語的研究》、梁容若對歇後語的看法、齊鐵恨《北平的俏皮話》以及陳紹馨《民間文化與諺語研究》等，也都是他一再引用、討論的參考書籍與文章。這些著作對他在觀念和研究方法的啟發，分別可以從下面幾個例子去了解：

#### 1. 強調諺語的思想性

在《中國諺語論》一書的導論，第一節敘述其個人研究諺語的緣起，第二節則標示「中國諺語在思想上的特色」，並引用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的緒論，謂中華文化有融合他族文化的特色，因此朱介凡將之引申，認為中華文化的特色即在於「有容德乃大」；而表現在諺語中，可以看見的是包容、寬容、容讓、容忍的精神、百家思想齊發、大家都要做君子人的思想特色。<sup>38</sup>朱介凡相當強調諺語所具有的思想性，從「君子人」的理想人格，他又再引申：

<sup>37</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20-24。

<sup>38</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24-38。

諺語既為全民共有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宜乎其在義理上，為百家思想的齊同發展。分析起來，約可見到儒家的，老莊的，墨家的，法家的，重農主義的，游俠的思想觀念。<sup>39</sup>

因此，他列舉眾多的諺語，分析其中隱含的各家思想觀念。然而，諺語既出於民間日常生活，除了思想性，也應含有娛樂成分，以紓解平日生活的辛勞或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但朱介凡並不注重娛樂性的闡釋，可見他是以較嚴肅的態度來看待諺語。

## 2. 諺語的定義，及其和格言、歌謠、俏皮話的區隔

朱介凡博覽群書的工夫，對他研究諺語尤其具有廣大的助益。他抱著「向先進同好致敬」的心態，經常徵引各家說法，然後才加以歸納整理，並提出己見。譬如《中國諺語論》第二章第二節討論諺語的定義，他先羅列古代文獻 15 則、近人說法 28 則，然後加以定義：

攬總古今，我們對於諺語的定義和性質是：1 傳世常言。2 正直的，平實的，樸素的，俚俗的。3 經驗的，智慧的。4 民族行為嚮導與社會生活觀照。5 歷史文化精神之傳統。6 雅俗共賞，群體心服口服的信賴與支持。7 它生活在老百姓的意念與實踐行為中，愈經劫難而愈見真理不朽的光彩。一句話，中國諺語是我們歷代祖宗和同時代人們的群體思想意識，它引導、誥誡、鼓勵，而且說說笑笑，也在極少的時候哭哭叫叫，要我們怎樣的作一個真正的中國人。<sup>40</sup>

諺語和格言、歌謠、俏皮話有若干相似、重疊的地方，朱介凡也盡力蒐羅各家說法，加以比較，而後摘取要義。例如在討論諺語和格言的分別時，朱介凡採用了郭紹虞《諺語的研究》，以及郭的指導學生薛誠之的碩士論文〈諺語的探討〉的意見，認為諺語非格言，因為諺語來自於語言，屬口語句子，容易記憶，未必含有教訓；而格言則多起源於文字，往往是文言，幾乎全都是教訓的。<sup>41</sup>在比較諺語和歌謠的差別時，首先引述清·焦循《孟子正義》釋夏諺的說法，謠重在歌，諺重在語；其次則

<sup>39</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28。

<sup>40</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60-61。

<sup>41</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85-86。

採用郭紹虞的分析：「至於性質上，諺語是經驗累積的結果，所以是主知的；而歌謠則重在抒情，是主於情的。這個便是歌謠與諺語主要的區別。」此說不僅為薛誠之所承繼，朱自清《中國歌謠》的結論看法也是一樣的。<sup>42</sup>

此外，許多諺學家並不接受俏皮話（歇後語）是諺語的一支，朱介凡也是如此。因此在他開始蒐集諺語時，便有意捨棄之。但他後來改變觀念，肯定俏皮話也是諺語的一類，這個轉變，梁容若〈關於歇後語〉一文的分析，以及齊鐵恨《北平的俏皮話》給他很大的影響，他因此對北平流傳的俏皮話十分欣賞，也經常請求齊氏為他解說寓意。而後他也把俏皮話和諺語做了比較和區分，得出六點異同：

1 都是由事物比喻，以見義理。……2 俏皮話型式的諺語，幾乎都是語中帶刺的句子。3 俏皮話型式的諺語，兩截的句子，後半的話頭，依前半的推理而來。所以有人稱之為解後語。4 非俏皮話型式的諺語，則少有這種命義的推理，而只是事象的對比。5 俏皮話型式的諺語，前半若花朵，後半若果實。而這後半的論斷，語氣上帶著令人定然不可不聽從的勁道。6 所以，……俏皮話型式的諺語……它是嘻笑怒罵的，幽默的，輕薄尖酸的，也張牙舞爪，又跳又蹦的；非俏皮話型式的諺語，則溫柔敦厚些，也篤實樸素些。<sup>43</sup>

以上，可知朱介凡對於格言、歌謠、俏皮話的取捨有不同的看法，他接納俏皮話，是受到梁榮若、齊鐵恨的影響。但這是否也代表俏皮話是北方民間的特殊口語藝術，因此梁、齊二位才特別重視？這是可以另外再探討的問題。

## （二）研究方法

在本文第一節已介紹朱介凡蒐集諺語的經驗，從這些親身經驗，可以歸納他研究諺語的幾種方法。以下依蒐集途徑、分類與登錄方式、整理與詮釋等層面來看。

第一，蒐集諺語的途徑。朱介凡慣用的方法是直接採記當代人物的口語，或是從文獻中蒐錄。前者包括自己一聽到有人使用諺語，就立即採記；或是由各方友人

<sup>42</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94-100。

<sup>43</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106。



寫下所知的諺語，抄錄後提供給他。所以他曾說：「我所集錄的諺語，少從書本抄輯，而多直接取於口語。」<sup>44</sup>諺語提供的來源，包括家人、軍校學員、演講時之聽眾、報刊讀者、師友，從上文已可了解朱介凡和這些人物互動的經驗。至於文獻資料，則包括現代作家的章回小說、方志中的民俗材料、語文辭典中的諺語材料以及前人已經編輯的地方諺語集等<sup>45</sup>；有時，朱介凡也和相關的研究者互相交換資料。因此，朱介凡把他的實際經驗化約為五種方法——鄉土集諺、家庭集諺、訪問求教與有聞必錄、集體採錄、書刊輯鈔等五種方法，前四項與人有關，第五項所涉及的包括方志、筆記、小說戲曲書本、俗文學、各類期刊及各地報章。<sup>46</sup>

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朱介凡為求得一本諺語著作，往往發揮「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追查工夫，例如童世璁、黎錦熙告訴他街上有售清人范寅《越諺》的木刻本殘本，三冊中的上冊，朱介凡立即前往購買。而後 1942-43 年，在臺北始看到全本，更看到 1932 年北平來薰閣原版重印的本子。1956 年春，朱介凡請託臺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教育長黃尚仁，懇託該所學員孫中先、孟全申代為抄錄中、下冊，至此才得閱全本。而 1962 年，黃共芳因日本學者香坂順一的請託，為之影印全套，黃氏亦寄贈一套影本給朱介凡。由《越諺》一書的例子，可略窺朱介凡鍥而不捨的工夫。為了充實自己的學識，圖書館、書店，更是朱介凡每到一處新的居所就急忙尋找的地方，從大陸到臺灣，北平圖書館、東安市場、西安圖書館、南京蟠龍國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臺大文學院圖書館等，都是他埋首研讀或於書報堆中尋寶之處，藉此以博覽群書，從中汲取諺學知識與材料。

第二，分類與登錄資料的方法。諺語研究在蒐集材料之外，最龐大的工程莫過於分類。史襄哉《中華諺海》收錄諺語 12424 條，按字典部首排列，朱雨尊《民間諺語全集》集錄現代通諺四千餘條，分類編輯清晰，二者都是朱介凡編纂、研究諺語時的重要參考資料。最後，朱介凡從杜定友（1898-1967）編的《杜氏圖書分類法》

<sup>44</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11。

<sup>45</sup> 如趙樹瑄曾贈給朱介凡 1935 年陝西教育廳出版的《陝西謠諺初集》。朱介凡：《壽堂憶雜》，頁 654-655。

<sup>46</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600-606。

中冊「分類表」獲得啟發<sup>47</sup>，成為他分類整理的參考。但因為資料龐雜，他幾次調整分類標準，煞費周章。在沒有電腦的時代，他最常運用的方法是「用整張道林紙，打上格子，寫明中國諺語綱目，掛在大校場空軍基地寢室東牆上，常常看著它思索，怎樣體系井然的，進行諺語的分類。這只是初步的嘗試，建立了概念。必待後來，就中國諺語的實際材料，聚集了諺語卡片，排比歸類，方能逐步形成體系。」<sup>48</sup>於是，從道林紙到卡片，以至於抄寫於自印的稿紙上<sup>49</sup>，片片頁頁都顯現了朱介凡的用心。這些筆記、卡片的作法，在今天有電腦、數位可利用的時代看來，無異「土法煉鋼」，卻是實在、踏實的研究工夫，因為每一則資料都是他親力親為，包羅廣闊，披沙揀金，一點一滴累積才得到最後的成果。朱介凡曾說自己：

讀書，採略讀、快讀、精讀、慢讀交互並用的方法。……做學問更用笨方法。讀書既有劄記，又有卡片，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閱讀，曾有十年，每星期一整天，瀏覽其所藏方志，間及俗文學。那時，傅斯年圖書館還未建立，交通極不便利，在整個閱讀進程之前，我先檢閱其全部目卡（……），抄下了它俗文學的所藏，花去大半年時間。<sup>50</sup>

可知其努力不懈的治學精神。

第三，整理與詮釋。面對浩瀚的諺語資料，有時難免有語言的隔閡，或是主觀意識的差異，如何取捨、保持忠實的紀錄，或是為求生動有趣，可以略加修飾等等，這些問題朱介凡的作法是：「其一、在記載上必保持樸素本色，絕不作文字修飾。其二、述而不作。」<sup>51</sup>在其《中國諺語論》也明確寫下登錄的原則，包括 1.保存本色；2.盡量用民間口語的本字；3.註明應用語例；4.不輕易捨棄猥褻、粗野、下流的話；

<sup>47</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頁 649。

<sup>48</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頁 857。

<sup>49</sup> 朱介凡：「這五十多年，買書花去不少錢。在北平和臺北幾次大量印製稿紙，自己裁製的卡片，筆、墨水、煙墨，總是存量極豐裕。」參氏著：〈小傳〉，《朱介凡自選集》，頁 9。

<sup>50</sup> 朱介凡：〈小傳〉，《朱介凡自選集》，頁 11。按，前文曾提及 1956 年 4、5 月之間，朱介凡曾前往史語所查閱圖書，凡十日。而此處所言，是指後來因感迫切需要，所以每週前往一次查閱資料，至 1974 年，計十年的時間。先後與姚從吾、魯實先、孟瑤、郭立誠等學者對坐。參見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頁 112。

<sup>51</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頁 663。

5.記錄下述說者的姓名、籍貫、採錄的時間、地點，以便查考；6.必要的釋注。<sup>52</sup>這六個原則中，第 1、2、4 條，可以涵蓋在「1.保存本色」的原則下，因為諺語來自民間鮮活的語言，各地諺語具有當地語言、在地文化的特色，所以要盡量用民間的口語本字。第 4 點說的是，諺語在民間流傳，難免俚俗淺薄，但只要不傷大雅，不必以道德標準來篩檢，才能讓諺語保有純真、自然的性質。第 5 點是註記時的注意事項，非常合理且必要。第 3 點，應用語例就像是字典、辭典的例句，有助於正確理解與使用諺語，可見朱介凡考慮非常周詳。第 6 點，也就是在「述而不作」的原則下，恰當的解釋、注解。朱介凡非常重視對諺語的正確理解，譬如 1943 年，崔志光為他寄來東北諺語抄件 35 則，朱介凡閱後有不懂處，立即回信請他解釋。<sup>53</sup>此外，又有當場請教諺語背後的含意的例子，如朱介凡聽到馬大有老先生感嘆：「十年不下雨，九年半不挨餓。」不解，立刻請教馬老先生，告之：「種莊稼，靠天吃飯，半年不下雨，就早餓死了。」朱介凡才體會「原來這句幽默的話頭，血淚生活背景，難得的是，它半絲苦怨也沒有。」<sup>54</sup>在此，朱介凡在意的是，不只了解諺語的字面含意，也要了解使用時的心境與氛圍，才能掌握弦外之音。

以上，無論是研究觀念或方法，在朱介凡投入諺語研究時，都不是有現成的規範可以遵循，朱介凡靠的是博覽群書和驚人的毅力，從《中國諺語論》第八章第二節「書目提要」所羅列的古今諺學著作 692 種，可略窺其用功之勤。這些書目大部分都加上他個人的點評，以顯示該書的特點與可參考之處；從這裡最可看出朱介凡的積累工夫，也是他最後終能完成大部頭《中華諺語志》的深厚基底。

<sup>52</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600-606。

<sup>53</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頁 663。

<sup>54</sup> 朱介凡：《壽堂憶雜》，頁 334。

## 四、朱介凡對諺語研究的成果

### (一)《中國諺語論》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於1964年12月出版，共十章，章名及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導論，主要肯定中國諺語在文化上的價值，並細說其成書經過；第二章本質，探討諺語的定義，注重諺語和歌謠、俏皮話的區別；第三章功能，論述諺語具有社會的功能、科學的價值、文學上的應用、教育上的取證以及政治上之見道的功能；第四章源流，談諺語在古代產生的方式，以及古籍中的文辭與諺語的關係；第五章傳述，討論諺語的口傳述與文字傳述，包括前者傳述的人物身分，如母親教導子女、長老傳述給家族、鄉里的人，各行各業師徒的傳述，以及說唱文學與戲曲的傳述；後者指的是，經史子集的文獻、小說、筆記、詩詞、政論、農書、兵書、醫書、謠俗書、方志與雜書等；第六章義理，分析諺語中的思想意識，如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等；第七章型式，從修辭、比興、音韻、字句、語氣、句型等方面探討；第八章集錄，除介紹書目外，也介紹自古代志當時的諺語採錄史；第九章整理，討論諺語的分類、審訂、編纂之原則以及自己的經驗談；第十章考究，主張諺語的解釋不只是字面上的，也應對諺語產生的背景、應用的情境、正反面的寓意等，深入探究。

在這樣的綱目下，展現對諺語研究的整體觀念，包含探討定義、源流、流傳方式、保存方式、採錄方式、主題意識、詮釋方法以及研究方法，確實是「論」，至於各種類型的諺語、各地特有的諺語等，資料只能另外編書呈現。本書呈現朱介凡對諺語研究的四個特色。

其一，除人文之外，也頗重視與自然有關的諺語，並認為諺語和科學有密切關係。因此在第三章談諺語的功能時，就立一節談科學的價值；而第五章介紹諺語的文字傳述，也列舉了政論、農書、兵書、醫書、雜書等，代表要研究諺語也須從這幾方面的著作去搜羅。為了凸顯諺語所具有的科學功能，朱介凡提出很多例證，例如占候諺語和氣象學有密切關係，地方風物諺語也可反映地理學中的人文，農諺更

可說是應用科學中最早，也最普遍被看重的民間法則。其他如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醫學、動物學等，也都有例證。<sup>55</sup>朱介凡強調諺語與科學的關聯，和五四以來強調科學的重要性的態度是一致的，這由他引述朱文伯〈胡適與丁文江〉一文可知。朱文伯極力推崇丁文江講地質學時，總是引用戲曲、小說、歌謠的故事來加以科學的解釋，使地質學不再枯燥無聊；朱介凡據此加強諺語和科學研究的關係。此外，也引述陳紹馨的話，證明「諺語引導科學的研究，提供了科學則律的指證，諺語很是具有科學的價值，它有著不盡的資料，足以提供科學各課題的探討。」<sup>56</sup>

其二，對於諺語的形式討論，特為詳盡。在第七章的討論中，首先介紹、討論郭紹虞、薛誠之、楊世才與廖漢臣的研究方法，其後則提出非常詳細的形式條件來探討。譬如第二節直言，就列舉了平述、直指、對稱等九種形式；第三節比興，則有明喻、隱喻、對比、並比等十四種修辭方法；第四節音韻，以頭韻、中韻、尾韻等十一個重點分析諺語的音韻問題；第五節字句，有口白、文言、活變等十五種；第六節語氣，有認承、詰問、勸告等八種；第七節句子的字量，首論排偶有韻與奇零參差，其次由一言、二言……一直論到十言以上，最後四點論俏皮話，總計十五項。

其三，記述諺語的集錄歷史，為諺學史和民俗學史建立初步的資料。第八章集錄，第一節中國集錄諺語的歷史，除了敘述自秦漢至明清的諺語集錄情形外，更可貴的是也記述了現代學人集錄諺語的成果。在古代部分，朱介凡爬梳、辨正歷代諺語書的著錄情形，判定其優缺點與地位。朱介凡以後漢·崔寔的《農家諺》（見收於《說郛》卷 74）為第一篇現存最早的諺語集<sup>57</sup>；而第一本諺語的書則是宋·周守忠的《古今諺》一卷。朱介凡也特別介紹清·杜文瀾的《古謠諺》，把歷代風謠和諺語做了個總結，是前所未見的總集錄。<sup>58</sup>但朱介凡更指出，清代諺學家馬東權《魯諺》、范寅《越諺》的重要性，因兩部書都是實際蒐集本鄉本土的諺語，根據口頭流傳來

<sup>55</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164-175。

<sup>56</sup> 兩例皆見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175。

<sup>57</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516-519。

<sup>58</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526。

採集，而非自古代或當代人的書本中抄輯；《越諺》不避土音俗字的作法，尤其讓朱介凡欣賞。<sup>59</sup>由此也可見朱介凡一再強調諺語集錄首重口語採集的精神。

在現代部分，朱介凡介紹自北京大學歌謠學會歌謠周刊採集歌謠諺語以來，近五十年的諺語集錄成果。他分二十一類介紹各類採錄的成果，包括科學的、體系的研究，如郭紹虞和薛誠之的研究；各題研究，如史襄哉的博士論文〈從中國諺語看教育的原則和實施〉、陳紹馨《諺語之社會學研究》等；群體集錄，如朱炳海利用科學通訊刊物，長期徵求氣象諺語、齊鐵恨任職鐵道部，拜託全國鐵路員工採集各地雜字、方言和諺語等等；諸如此類。朱介凡雖然沒有使用編年的方式敘述，但配合其後的書目與出版日期，也不難匯集出現代諺語集錄與研究的發展的歷史，為後人對諺學史和民俗學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其四，對諺語詮釋的方法有獨到的見解。一般的諺語集就和字典辭典一樣，大多羅列諺語條目和簡要的解釋，少數才有例句。但朱介凡認為這是不夠的，諺語是口頭流傳，是活生生存在於生活中的，最怕一被蒐集以後就成為書面文字，失去了它的口語特色和活潑性，因此他強調諺語的考究工夫，研究者必須充分了解某個諺語的來源、產生背景、應用情境和寓意，這樣收進諺語集當中，才能繼續維持它的生命力。朱介凡認為可從語言的、謠俗的、科學的、歷史的考究去討論。以下試著舉例看朱介凡在這幾方面的考究。

例如廣東俗諺：「駛個容易聽個難」，言用錢容易賺錢難，以「駛」為支用、消耗，是廣東土俗字眼的新意；「聽」是隋唐間字，見《廣韻》，支財貨意，但此處卻是相反的，收斂集攏之意；這是語言的考究。<sup>60</sup>又如湖北有「出劉秀」的諺語，代表稱讚美好的人事物；但浙東卻有「倒家敗劉秀」這類諺語，指敗家子而言，可見須就諺語流傳地區的社會人文加以考察，進而發現諺語構成的法則也有超乎常理的一面<sup>61</sup>；又如，齊如山（1875-1962）《北平風俗奇談》有：「頭水轎，執事新，這才算白娶親。」這是北平特有的婚俗諺語，因此朱介凡也花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考究

<sup>59</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527。

<sup>60</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673。

<sup>61</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678-679。

和解釋北平的婚嫁習俗。<sup>62</sup>以上是謠俗的考究。而科學的考究，朱介凡列舉許多和氣象有關的諺語，又引用心理學家黃堅厚〈三歲看大〉一文，以探討諺語「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的可信度；黃文認為，教育是多元的，因此這個諺語只說中了一部分。<sup>63</sup>在歷史的考究上，諺語「湖廣填四川」說的是明末張獻忠之亂，張入川殺人無數，戶口空虛，兩湖人民自動移殖前往；清彭遵泗〈蜀碧〉、沈荀蔚的〈蜀難敘略〉都可供考證。<sup>64</sup>

這四方面的考究，都是因應諺語的特色而採用不同的考究角度。但朱介凡更在意的是對諺語的「釋說」，也就是對諺語內涵思想的整體的詮釋，並加上情境應用與親身的體會。這一點，朱介凡曾舉一例：「晴乾不定，直待雨淋頭」，朱介凡解說此諺語的意義是「拖延失時，在不利的情況下，才採取行動。這是一句諷刺性的諺語，日常生活裡，常多應用。」也從志書、戲曲、小說中考究其應用情形，並讚嘆此諺語的形象逼人，語氣凝重；但在釋說方面的引申，朱介凡卻以自己常在上下班途中突遇風雨，狼狽不堪為例，說明若乾脆反過來，享受風雨的洗禮，反而是瀟灑自得，因此他說：「感謝這句諺語，也難得這麼一番興會的感受，使我從反的方向取得正的感受。」<sup>65</sup>可知朱介凡對諺語的研究不僅是當作研究工作去考究而已，更實際應用於生活上，也從諺語的字面到骨子裡的精神，以至於轉化運用，都能掌握自如，更透顯他對諺語的熱愛。

《中國諺語論》由陳紹馨作序，出版時，得到婁子匡、杜而未與曾知的讚賞，分別撰文介紹。<sup>66</sup>這部書上承五四以來的諺語研究成果，體制的完備與論述的龐多，後來者大多以蒐集、羅列諺語條目為重點，鮮少能夠超越。同類的著作，吳瀛濤《臺灣諺語》在 1975 年出版，大陸學者對諺語的研究，也要到 1980 年代以後才開始興盛，可知朱介凡這本書，確實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

<sup>62</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681-684。

<sup>63</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697-701。

<sup>64</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705-706。

<sup>65</sup>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頁 722-724。

<sup>66</sup> 婁子匡：〈俗文學研究：介紹「中國諺語論」〉，《中華日報》第 6 版，1965 年 3 月 5 日；曾知：〈朱介凡先生跟他的「中國諺語論」〉，《中國語文》16：4（1965.4），頁 20-23；杜而未：〈朱介凡：中國諺語論〉，《中國民族學通訊》1（1965.3），頁 18-19。

## (二)《中華諺語志》

朱介凡對於諺語採錄、編纂及研究的成果，都匯聚在《中華諺語志》這套書。這套書歷數十寒暑而成，完成後尋求出版，也是歷經許多波折，終於有志竟成，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sup>67</sup>，書前有黎錦熙、陳紀滢（1908-1997）、朱建民、夏承楹（筆名何凡，1910-2002）和楊家駱（1912-1991）的序文，諸家對朱介凡的精神都十分佩服；而〈自序〉最能看出朱介凡從事諺語研究的歷程與觀念，配上〈壽堂諺語工作年表〉，可深入了解朱介凡諺學的歷程。〈凡例〉和〈中華諺語志全書大綱〉，有助於讀者一目了然。

### 1. 內容概述及其獨到觀點

這套書正文共十冊，外加索引一冊，全書分為五大部：人生、社會、行業、藝文與自然，下分 32 大類，275 小類，1789 細類。人生部占最大篇幅，有四冊之多；自然部占二冊半；社會部占二冊；行業部占一冊；藝文部最少，約半冊。每類依圖書十進分類法賦予類號；不分十部而分五部，係緣於諺語之存在，情態如此。<sup>68</sup>

這雖是一套等同諺語辭典的工具書，但如同朱介凡說：「按本書內容，實當賦予另一書名：『中國人思想、德行與生活型式』」<sup>69</sup>，就可知朱介凡的目的不僅止於此，他幾乎是把這套書當作一套庶民生活文化史看待。書中對於各個諺語的解釋，也都發揮考究精神，溯源、釋義之外，也經常引用相關論著加強解釋。題名為「志」，而非辭典，確實合乎其名。朱介凡提出釋說的六個原則是：

1. 文化背景與社會生活實況的剖析。
2. 諺句意旨、比興之特彩。
3. 歷史典故與謠俗傳說。
4. 時下事例並今昔異態比證。
5. 大眾疾苦跟壽堂自身的生活體驗。

<sup>67</sup> 在 1967-1981 年，朱介凡憑一己之力完成《中華諺語志》，原稿凡三十五冊，除索引外，共 7339 頁。從起草到正式出版，其中甘苦詳見朱介凡：《中華諺語志·自序》冊 1，頁 54-58。

<sup>68</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頁 69。

<sup>69</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凡例》冊 1，頁 95。



6. 諺語句限於往昔時代迷信、偏見、誤認意識的批判。<sup>70</sup>

這樣的釋說模式，使得諺語詞條的解釋十分豐富，例如在編號 283.311「七夕」條下，究蒐集了七夕的俗諺，也摘錄歷代七夕詩詞、民間流傳的牛郎織女故事。<sup>71</sup>但諺語集是否一定得要如此釋說，恐怕見仁見智，然朱介凡確實堅持這樣的理念，他曾辯解：

有人持一種看法，諺語若加解說始明，就不能算是諺語。這看法並不全對。但在本書的纂述上，卻是值得注意的一個觀點。  
這部書，不是壽堂個人性的著述。……般望高明君子把這部書當作材料，認為多樣處理而組合不同的書，但不希望急就章的割裂它。<sup>72</sup>

也正是這樣的堅持，《中華諺語志》收錄諺語十萬條，但詮釋的部分則明顯龐多，接近「提要」與「彙編」的規模了。

《中華諺語志》廣收各地諺語，面向多元，且不避俚俗，如第六冊「軍事」類，既有作戰時流傳的英勇諺語，也收錄服兵役時以及與部隊生活相關的諺語，這類諺語詼諧逗趣，正視大兵的自卑、自苦、自棄、自嘲的情緒，以及對女色的慾望。又如第五冊「婦女」類，觀照的層面也非常周延，包含女性的心理、生理、生活與工作、德行與性格、才能與識見、一生的生活、娘家與婆家等，相關的諺語集錄起來，幾乎可以做出一部中國婦女生活史的考證，可見朱介凡對婦女問題也極為關注。而第七冊「行業」類，除農、漁、畜牧、蠶桑之外，也有工業、飲食、紡織、土木、陶瓷、冶金、百行匠工（理髮匠、吹鼓手等）、苦力、行商、小販等等，各行各業相關的諺語、行話，可說琳琅滿目，生動有趣，也呈現社會百工的生活型態，以及他們的思維情感。這形成套書的特色，可資研究者再利用，如同朱介凡說：

依諺語性質、體系分類來纂述，所屬諺句的義理、情味，南北各地說法，修辭之多采多姿，集聚在一個細類內，綜合考察起來，最見意趣，例如三二三·二三「家業興衰」這一細類中的幾條諺語，句中主字落在「漏」字上：家怕

<sup>70</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頁 98。

<sup>71</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6，頁 2979-2997。

<sup>72</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頁 83。

三漏：鍋漏、屋漏、人漏。……。<sup>73</sup>

像這樣的例子在全書可說相當多，只要有心蒐錄，輔以考究和分析，都是值得研究的俗文學的主題。

## 2. 與臺灣諺學家的互融

《中華諺語志》在臺灣完成與出版，因此採用臺灣諺語與學人的研究成果，也成為全書的一大特色。朱介凡曾云該書的諺語原始資料大半在「王曲採諺」和「臺灣採諺」檔冊<sup>74</sup>，所謂臺灣採諺，除了在報刊上徵稿，獲得大陸遷臺的居民讀者提供其家鄉諺語外，最能凸顯的是，輯錄與編纂臺灣民俗學家的諺語集錄成果，以及臺灣民眾提供的臺灣諺語。在這個層面下，可看到五個援引的模式：

(1) 採用臺灣名家編撰的諺語或相關著作，例如編號 142.62「蕃勢李阿春」條下，引吳槐《臺北風土諺語釋說》的說明，云：「俗鄙視外夷為蕃。蕃勢謂靠外夷勢力。」並簡述廈門人李阿春遷臺後，在大稻埕經營茶葉行，獲利甚厚，曾任洋行買辦，因此這則諺語在蕃勢之後聯想其人<sup>75</sup>；編號 200.280「紫姑卜」條下，除了歷敘各地紫姑神信仰的情形外，也引述吳瀛濤(1916-1971)《臺灣民俗》、連橫(1878-1936)《臺灣漫錄》的資料<sup>76</sup>；編號 500.520「六月防初，七月防半」條下，引吳瀛濤《臺灣諺語》的解釋：「六、七月颱風頻繁，而以六月初、七月半之際風勢最強」<sup>77</sup>；編號 100.120「林道乾鑄銃——打自己」條，引述林衡道(1915-1997)《臺灣的歷史與民俗》的說明，謂民間傳說當時林道乾自己鑄造槍銃，走火殞命。<sup>78</sup>

(2) 從臺灣的民俗雜誌與報刊採擷資料與輯錄諺語，如編號 181「天、神、鬼」類的前言中下，引述石璋如〈一個虔誠者的拜曆〉，並註此文出自《公論報》「臺灣

<sup>73</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頁 80。

<sup>74</sup> 朱介凡自藏稿本《王曲採諺》甲、乙、丙、丁、戊、己集，1939 年 10 月至 1949 年 2 月採集；《臺灣採諺》一至十四集，1949 年至 1981 年採集。見《中華諺語志》冊 10，頁 5066。

<sup>75</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3，頁 1160。

<sup>76</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6，頁 2880、2887。

<sup>77</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0，頁 4734。

<sup>78</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2，頁 455。

風土」副刊（民國 30 年 7 月 30 日）<sup>79</sup>；編號 524.16「北有關渡媽，南有北港媽」條，引自王一剛〈臺北的傳說九則〉，並註載民國 47 年 10 月，《臺北文物》7 卷 3 期。<sup>80</sup>

（3）徵引臺灣民俗學者的話<sup>81</sup>，例如編號 124.75「無罰佛，無罰和尚」條：「臺灣。吳瀛濤述。自我負責，不諉過他人。」<sup>82</sup>編號 146.13「驚死，更要看目連」條：「臺灣。吳瀛濤述。驚，怕也。目連戲，有地獄場面。怕死的人，何必又要看？喻心理矛盾。」<sup>83</sup>在這套書中，引述吳瀛濤的資料非常頻繁；也有其他人的敘述與解釋，如編號 113.32「草地崧，府城戇」條：「臺灣南部。吳新榮述。鄉下人不合時流，城市人不知實際。」<sup>84</sup> 123.1「樹下站得在，不怕樹頂做風颳」條：「臺灣。洪炎秋釋。在，自在，穩也。做，颳也。」編號 143.23「隔壁中進士，羊仔拔斷頭」：「臺灣。朱鋒釋。從前，秀才中舉，已屬困難……傳說，有一農夫，因突聞鄰居童年之交中了進士，喜不自勝，急急前往道賀，竟忘卻手牽的羊。頭挾籬縫，他狂奔而去，致羊頭為之拔斷。此傳說戒人當冷靜。」<sup>85</sup>

（4）整理臺灣當代社會的現象，作為詮釋諺語的依據和例證。例如編號 124.74「堅忍」類，列諺語四條：「心堅佛靈」（浙江遂昌）、「心堅即是佛」（臺灣）、「若要心腸堅，鑿山通海泉。」「世上無難事，總怕心不堅。」在詞條後的解釋，則介紹了臺灣青年鄭豐喜、劉俠（杏林子）、翟平洋的奮鬥故事。<sup>86</sup> 137.72「醫術」類，列出醫療方面的諺語，介紹幾位中醫師的故事，其中也有臺灣民間中醫師周金英的故事。<sup>87</sup>

（5）特立專章敘錄，在編號 520「地理風土及其故事傳說」，其中編號 524.16

<sup>79</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4，頁 1687。

<sup>80</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0，頁 4761。

<sup>81</sup> 此類大多未註出處，只註專家姓名，或許有的是口述採記，有的是省略出處，譬如引吳瀛濤者，應是省略吳著《臺灣諺語》。

<sup>82</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2，頁 439。

<sup>83</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3，頁 1225。

<sup>84</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頁 130。

<sup>85</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3，頁 1177-1178。

<sup>86</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2，頁 435-436。

<sup>87</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3，頁 1056。

即是有關臺灣的風土諺語，有 85 頁之多<sup>88</sup>，內容涵蓋歷史、傳說以及各類風土民情。從序言中，可知朱介凡對於臺灣諺語研究資料相當熟悉，他列舉從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編刊的《臺灣俚諺集覽》、連橫編撰的《臺灣語典》附錄篇、臺日文人一起編印的《民俗臺灣》，而後到光復初期，各縣市陸續編輯出版的《臺灣文獻》、《臺北文物》、《南瀛文獻》，以及民間團體支撐的《臺灣風物》等，再加上較晚出版的吳瀛濤《臺灣諺語》（民國 64 年 2 月，臺灣英文出版社初版）、周榮杰《臺灣諺語詮編（一）》（67 年 8 月，高雄市大舞臺書院出版社初版）。<sup>89</sup>這些書目，正是其擷取臺灣諺語的重要來源。而這一章最後也收錄「泰耶魯」一項，係收錄泰耶魯（泰雅）族人顏晴雲所記錄、林衡立與陳奇祿譯的「泰耶魯諺語初輯」一百條。<sup>90</sup>「泰耶魯諺語初輯」係發表於《臺灣文化》季刊 5 卷 2 期（1949 年 11 月），朱介凡閱讀後，曾撰寫〈略論顏晴雲的泰耶魯諺語初輯〉，發表於《臺灣文化》季刊 6 卷 2 期（1950 年 5 月），而後又將顏氏所輯的諺語收入這套《中華諺語志》，在每一條目下加以解釋，並佐以「漢諺有云」的方式，把泰雅族諺語和漢人諺語相對照。

朱介凡從大陸遷移臺灣，卻未間斷諺語採錄，他在臺灣採錄的工作與成果均已融入《中華諺語志》這套書中。尤其，他對於和臺灣學人往來問學的經驗，抱存深刻的印象與感念，他在編號 524.16 這章的前言曾說：

風土諺語特色是，讓許多陳年舊事，偏僻地方的掌故，社會公道的議論，在或大或小的地區，極其強固的存在於人們口耳相傳之間。恨不能起陳紹馨、吳瀛濤、廖漢臣（1912-1980）、呂訴上（1915-1970）、陳漢光（1921-1973）兄於地下，復有當年討論臺灣謠俗事務的情趣。蔡毓在世之日，兩訪未遇，一次由紹馨兄偕引，一次是呂訴上兄陪同。莊松林（1910-1974）在南部，神交久之，他生前迄不得請益機會。

是此文為資料，如能得吳槐、楊雲萍、黃得時、吳守禮、曹甲乙、林衡道、施翠峰諸位據以增訂重寫，必比本篇寫得好。假如省、縣市文獻會有興致，以本

<sup>88</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9，頁 4722-4806。

<sup>89</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0，頁 4723。

<sup>90</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0，頁 4795-4806。

篇為基礎，會談會談，訪察訪察，必有更多的風土諺語及其史實可發掘。<sup>91</sup>

就學術發展的意義而言，代表朱介凡得自於黎錦熙與顧頡剛的啟發，其學術源頭是三〇年代的民間文學採集運動，但隨時代變遷，而能跨越兩岸，與臺灣這邊的民俗學家與諺學家交流，也和同時期來臺的民俗學者相互切磋<sup>92</sup>，因此諸如臺灣的連橫《臺灣語典》<sup>93</sup>、吳瀛濤《臺灣諺語》<sup>94</sup>、大陸來臺的齊如山《諺語錄》等<sup>95</sup>，兩岸學人的諺語採錄與研究成果，都被收納在他的著作中；而廖漢臣蒐錄的諺語未能編纂成書，但也散見於朱介凡的《中華諺語志》<sup>96</sup>；朱介凡對於這些諺語的抄錄、保存與整理，確實有所貢獻。而他個人諺語研究的工作也在臺灣落實下來，臺灣之於朱介凡，也具有重大的意義。<sup>97</sup>

附帶一提的是，除了諺語研究，《中國歌謠論》、《中國兒歌》<sup>98</sup>是他在諺語研究之外的副產品，但仍一本嚴謹精細的研究精神來撰述。他的《中國歌謠論》以朱自清《中國歌謠研究》為基礎，但已超過其書的規模；對於歌謠的起源、分類、歷史、形式結構及各類歌謠的介紹與釋說，都頗為清晰詳盡。而《中國兒歌》更是為少見的兒童民俗學與兒童文學增添一筆研究成果。

直到晚年，高齡 84 歲的朱介凡仍出版了《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sup>99</sup>，此書係有關民俗的短篇評論，也有多篇記載他與其他學者的往來經驗以及介紹民俗學著作。

<sup>91</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冊 10，頁 4724-4725。

<sup>92</sup> 朱介凡在《中華諺語志·自序》提到，董作賓曾在病中與之會面，每次都懇切勸告，務必盡早完成此書；而民國 40 年秋，陳紹馨曾帶他拜訪廖漢臣，見廖所收集之臺灣諺語原始資料，而後廖、陳均先他而逝，令他十分感傷。又說：「撰寫本書的近二十載歲月中，於亡逝的民俗學同道李福人、齊如山、齊鐵恨、蔡毓、陳漢光、呂訴上、張瘦碧、吳瀛濤、白鐵錚、王素存諸位，每每興起無限感念情懷。跟他們談論諺學，種種切切，歷歷如繪。」參氏著：《中華諺語志·自序》冊 1，頁 52。

<sup>93</sup> 連橫：《臺灣語典》（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

<sup>94</sup> 吳瀛濤：《臺灣諺語》（臺北：臺灣英文出版社，1975）。

<sup>95</sup> 齊如山：《諺語錄》，收入《齊如山全集》第 7 冊（臺北：齊如山先生遺著編印委員會，1964）。

<sup>96</sup>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自序》冊 1，頁 52。

<sup>97</sup> 朱介凡在《中華諺語志·自序》也說：「要非避秦來臺，壽堂那能這樣自由自在的寫這部大書」（頁 52）；凡此，可見其交遊論學的概況，也可了解兩地學者在臺灣交會，相互切磋勉勵的情形。

<sup>98</sup> 朱介凡：《中國兒歌》（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sup>99</sup> 朱介凡：《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臺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5）。

前一類如〈神籤探索起步〉、〈北平美的吆喝聲〉<sup>100</sup>等，可看出朱介凡對民俗的研究心得；該書也記載了朱介凡和董作賓、屈萬里、婁子匡、陳紹馨、林衡道等人的往來，國外學者如日本永尾龍造、法國高達思、俄國李福清（1932-2012）等，也都有所交往。<sup>101</sup>此外，隨著兩岸開放，朱介凡也相當關心大陸近年來的諺學與民俗學研究，他在〈大陸近刊諺書〉文中介紹了 25 部作品，也在〈民俗學大師婁子匡與海內外同道〉、〈從仲富蘭「現代民俗流變」說起——兼論中文直、橫排〉、〈特說「十大文藝集成」〉、〈民間文學博士譚達先〉提及鍾敬文（1903-2002）、仲富蘭（1950-）、段寶林（1934-）、譚達先（1925-2008）等人及其著作。<sup>102</sup>這些學人往來論學的經驗，無疑為中國諺學暨民俗學的研究，留下可貴的紀錄。<sup>103</sup>

## 五、結語

總結來說，朱介凡諺語研究的成果可觀，所投注的心力更無人能出其左右。出版家隱地說他是「百年諺學第一人」<sup>104</sup>，他是稱得上兩岸諺學的集大成者。在沒有電腦的時代，他的卡片札記，對諺語採集做了詳細的記錄，也建立起研究的綱領。他靠著一己之力以及他人的協助，完成幾乎等於一個田野調查團隊的工作。他在民俗學科開始現代化的初期，在前人的基礎上往下邁開步子，在人力、財力都十分有限的情況下，一走走了六、七十年，毅力驚人，成果可觀。在今日學術環境大為改善，團隊研究成果累累之下，他以個人的力量貢獻給民俗學的，也不容小覷。

朱介凡每每對諺語研究寄託展望，他希望這些豐富的諺語材料可以廣採各地的

<sup>100</sup> 朱介凡：《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頁 493-552、737-751。

<sup>101</sup> 相關篇目如〈中國民俗學會在臺北的首次集會〉、〈日本民俗學家永尾龍造的虔誠禮敬〉、〈法國高達思中國諺語研究〉、〈俄國李福清對中國俗文學的深厚研究〉等，參氏著：《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頁 67-69、118、687-688、187-208。

<sup>102</sup> 朱介凡：《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頁 116-117；634-660；35-50；51-60；111-115。

<sup>103</sup> 連同前文所述及的朱介凡交遊與引述的學者，可了解各個學者對民俗學、諺語研究的關注與成就。可參看本文附表「朱介凡交遊與引述學者生平簡介一覽表」。

<sup>104</sup> 隱地：〈百年諺語第一人——朱介凡的三個心願〉，頁 52-54。

方言加以錄音，以便保留諺語的地方特性，因為有些諺語必須用鄉土語言講，才特見韻味；他也希望可以有個攝影機隨行，走訪各地，每到一處便採集當地諺語，並配合攝錄相關的影像音樂等。當然，他更希望青年男女可以因此書而繼續諺學的薪傳<sup>105</sup>，甚至國際漢學家也可以藉此提高其對漢學研的興趣與能力。<sup>106</sup>這應是這位百齡老人終其一生最衷心的期盼。

除諺語外，朱介凡廣泛關注民俗學議題，自青年至老年，辛勤地讀書笈記，與海內外同道論學為友，可說是民俗研究的典範人物。他生前將所有日記、文書資料捐贈中研院近史所，他的人生歷程與中國現代史也有交會的軌跡<sup>107</sup>，有待後人繼續研究。

---

<sup>105</sup> 朱介凡曾在 1986 年的《中國地方文獻年刊》發表〈中國地理風土諺的音、影檔〉，提出以上建議。見張玉芳：〈道地的諺語研究家——專訪朱介凡先生〉，頁 122。

<sup>106</sup> 朱介凡曾多次提及這些心願，到《中華諺語志》出版的自序中，仍如此殷殷傳導。參氏著：《中華諺語志》冊 1，頁 86、96。

<sup>107</sup> 例如朱介凡《中國諺語論》第一章第三節「赤色大陸諺語的厄運及其時代使命」係針對 1949 年以後，大陸採集諺語的特定意識形態以及郭紹虞的觀念轉變提出批判，這是朱介凡因為諺語和時代交鋒的例證。又，張放曾提到，朱介凡最後一部著作《壽堂雜憶》歷敘自己的一生，讀之有如閱讀中國當代史；張放也指出，朱介凡本少年得志，擔任軍職升遷頗快，但位至上校就停止了，乃因其年輕時曾是左翼青年，因此受阻，無法晉升到少將。但朱介凡並不因此消沉，仍然致力於民俗的研究，也努力創作散文、小說。見張放：〈時代浪潮的作家風範——讀朱介凡《壽堂雜憶》雜感〉，頁 35-36。

附表：朱介凡交遊與引述學者生平簡介一覽表

(依姓氏筆畫排列。\*表示有交遊關係者)

方豪	方豪(1910-1980)，浙江諸暨人，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政治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專精中西交通史、宋史、臺灣史，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臺灣史綱》等書。
史襄哉	史襄哉，20世紀知名民俗學者，教育學博士，曾任南京青年總幹事等，著有《增補中華諺海》、《紀元通譜》等書。
*永尾龍造	永尾龍造，20世紀知名民俗學者，中國民俗學會名譽會員，著有《中國的民俗》、《支那民俗誌》、《滿州中國的習俗》等書。
*仲富蘭	仲富蘭(1950-)，上海市人，復旦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高級記者，著有《中國民俗文化學導論》、《當代人與民俗》、《十二生肖趣談》等書。
朱雨尊	朱雨尊，20世紀知名民俗學者，著有《民間諺語全集》、《民間謎語全集》等書。
*何容	何容(1903-1990)，河北深澤人，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曾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語言學家、文法學家，著有《中國文法論》、《每日一字》、《何容文集》等。
*吳槐	吳槐，臺灣人，20世紀民俗學家，自日治時期即開始在《民俗臺灣》發表文章。著有〈新舊年年終年初形式考〉、〈臺灣俗諺新註〉等。
*吳瀛濤	吳瀛濤(1916-1971)，臺灣臺北人，臺灣商工學校北京語高等講習班結業，曾任臺灣長官公署秘書室國語通譯，創立笠詩社，著有《臺灣民俗》、《臺灣諺語》、《海》等書。
*呂訴上	呂訴上(1915-1970)，彰化溪州人，曾就讀日本大學電影科、藝術科等，曾任職於臺灣演劇協會、臺北市電影戲劇促進會等，著有《臺灣電影戲劇史》、《還我自由：臺語話劇》、《改良歌仔戲：延平王復國》等書。
李家瑞	李家瑞，20世紀知名民俗學者，著有《宋元以來俗字譜》(合著)、《北平風俗類徵》、《中國俗曲總目稿》等書。
*李福清	李福清(1932-2012)，列寧格勒人，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畢業，曾任職於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所，著有《中國的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等書。
杜定友	杜定友(1898-1967)，廣東南海人，菲律賓大學圖書館學系畢業，曾任廣州市立師範學校校長、中山大學圖書館事務並任教授等，著有《圖書館通論》、《圖書目錄學》、《圖書館學概論》等書。
*林衡道	林衡道(1915-1997)，臺灣臺北人，仙台東北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曾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淡江大學、東吳大學等校教授。著有《鯤島探源》，著有《北臺灣風物》、《政治與社會》、《前夜》等書。
金關丈夫	金關丈夫(1897-1983)，日本香川縣人，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曾任臺北醫專教授、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解剖學教授，也從事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的研究，曾參與創辦《民俗臺灣》月刊，著有《臺灣考古誌》等。
柳詒徵	柳詒徵(1880-1956)，江蘇江丹徒人，就學於三江師範學堂，曾任中央大學教授、國學圖書館館長等，著有《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柳詒徵史學論文集》等書。
*段寶林	段寶林(1934-)，江蘇揚州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中國民俗學會副理



	事長，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等，著有《中國民間文學概要》、《神話與史詩》、《笑話：人間的喜劇藝術》等書。
* 高達思	高達思 (Bronislaw kordas)，20 世紀知名民俗學者，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所語言學博士，現代中國諺語學家，曾任教於中央大學法文系等。
* 婁子匡	婁子匡 (1907-2005)，浙江紹興人，浙江紹興中學肄業，曾任《臺灣風物》編委，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等。著有《中國民俗》、《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合著)、《龍津集》等書。
* 夏承楹	夏承楹 (1910-2002)，筆名何凡，江蘇江寧人，出生於北平。北平師範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北平《世界日報》「學生生活」版主編，1948 年遷臺後曾任《聯合報》主筆。以《聯合報》副刊「玻璃墊上」專欄著名，著有《何凡遊記》，翻譯《包可華專欄》等書。
* 梁容若	梁容若 (1904-1997)，河北省行唐縣人，曾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與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任教於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東海大學中文系，著有《中國文化東漸研究》、《文史叢論》、《容若散文集》等書。
莊松林	莊松林 (1910-1974)，臺灣臺南人，臺南商業補習學校畢業，曾任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著有《南臺灣民俗》等書。
連橫	連橫 (1878-1936)，臺灣臺南人，入學私塾，曾任《福建日日新聞》創辦人，雅堂書局老闆等。著有《臺灣通史》、《臺灣詩乘》、《臺灣語典》等書。
郭立誠	郭立誠 (1915-1996)，北平市人，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歷史系畢業，曾任職於教育部國立編譯館、師範大學國語文中心等。著有《中國生育禮俗考》、《中國婦女生活史話》、《大拜拜的背後》等書。
郭紹虞	郭紹虞 (1893-1984)，江蘇蘇州人，蘇州工業中學畢業，曾任福州協和大學、燕京大學教授，著有《中國文學批評史》、《滄浪詩話校釋》、《漢語語法修辭新探》等書。
* 陳紹馨	陳紹馨 (1906-1966)，福建永春人，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畢業，為國際知名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曾參與創辦《民俗臺灣》月刊，著有《臺灣之人口問題》、《臺灣婦女生育力的類型》等書。
* 陳漢光	陳漢光 (1921-1973)，曾任教官，記者，教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等職，又與楊雲萍、賴永祥合創《臺灣風物》雜誌社，編著有《高雄縣荖農村平埔族信仰調查》、《彰化縣志稿》、《臺灣抗日史》等書。
* 陳紀澄	陳紀澄 (1908-1997)，河北安國縣人。1950 年代反共小說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小說《狄村傳》、《赤地》等。
* 程兆熊	程兆熊 (1907-2001)，江西貴谿縣人，於巴黎凡爾賽園藝學院取得園藝博士，曾任中興大學園藝系系主任，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著有《臺灣山地日記》、《論語講義》、《中國農業論衡：新農業哲學》等書。
黃堅厚	黃堅厚 (1919-) 湖南長沙人，中央大學心理系畢業，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英國 Glasgow 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著有《人格心理學》、《青年的心理健康》、《心理與生活》(合著)等書。
* 黃得時	黃得時 (1909-1999)，新北市樹林區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專政畢業，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得過中國文藝獎章，著有《臺灣文學史》、《臺灣歌謠與家庭生活》、《臺灣歌謠的搜集》等等。
* 董作賓	董作賓 (1895-1963)，河南南陽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畢業。曾任教虞福

	建協和大學、中山大學、臺灣大學等，並擔任過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著有《中國年曆簡譜》、《古文字學隨筆》，編有《中山大學民間文藝》等書。
*楊家駱	楊家駱(1912-1991)，江蘇南京人。主持《中國學術名著》、二十五史等編印工作，著名出版家。
*廖漢臣	廖漢臣(1912-1980)，臺北萬華人，老松公學校肄業，曾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專精臺灣文獻與臺灣民俗，曾參與創辦《第一線》、《臺灣新文學》雜誌，曾與郭秋生組織「臺灣文藝協會」，擔任《臺灣新文學》發行人等，著有《彰化縣之歌謠》、《臺灣通志稿·文學篇》、《謝介石與王香禪》、《延平文東征的始末》、《彰化縣之歌謠》、《鄭芝龍考》等書。
*臺靜農	臺靜農(1902-1990)，安徽霍邱縣人，漢口中學畢業，曾於輔仁大學、廈門大學任教，擔任過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榮獲中華民國國家文藝獎，著有《中國文學史》、《兩漢樂舞考》、《論唐代土風與文學》等書。
*趙友培	趙友培(1913-1999)，江蘇揚中人，正風文學院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臺灣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國大代表，並曾創辦《中國語文》月刊。著有《文藝書簡》、《藝術精神》、《趙友培自選集》等書。
*齊如山	齊如山(1875-1962)，直隸高陽縣人，曾入同文館學習，曾組織北平國劇學會，擔任教育部中國歌劇改良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著有《京劇之變遷》、《梅蘭芳藝術之一斑》、《北京土話》等書。
*齊鐵恨	齊鐵恨(1892-1977)，北平香山人，清高等籌邊學校畢業，曾任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國立臺灣大學、師範大學教授等職，著有《國語話匣子》，編有《破音字講義》、《注音詳解古今文選》。
劉復	劉復(1891-1934)，江蘇江陽縣人，法國巴黎大學畢業，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等，著有《四聲實驗錄》、《中國文法通論》、《宋元以來俗字譜》(合著)等書。
*黎錦熙	黎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湖南優級師範史地部畢業，曾任中國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三次出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著有《新著國語文法》、《比較文法》、《漢語語法教材》等。
*鍾敬文	鍾敬文(1903-2002)，廣東海豐人，曾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院留學研修，曾任教於香港達德學院、中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亦長期擔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等職務。著有《民間文藝》、《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民俗文化學》等書。
譚達先	譚達先(1925-2008)，廣西玉林人，香港大學哲學(民間文學)所畢業，曾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澳門東亞大學等學校，著有《民間文學散論》、《中國民間童話研究》、《中國婚嫁儀式歌謠研究》等書。
*蘇維熊	蘇維熊(1908-1968)，臺灣新竹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曾任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創辦《福爾摩沙》文藝雜誌，著有《英詩韻律學》、《蘇維熊文集》等書。
*顧頡剛	顧頡剛(1893-1980)，江蘇蘇州人，北京大學哲學部畢業，曾任北京、廈門等學校教授，中山大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等。中國歷史學家、民俗學家，著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中國當代史學》等。

(製表：洪淑苓、謝玫汝)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 朱介凡：《我歌且謠》，臺北：天一出版社，1959。
-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臺北：新興書局，1964。
- \*朱介凡：《中國歌謠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
- \*朱介凡、婁子匡編著：《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臺北：正中書局，1975。
- 朱介凡：《中國兒歌》，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 \*朱介凡：《朱介凡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3。
- \*朱介凡：《中華諺語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 \*朱介凡：《中國民俗學歷史發微》，臺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5。
- 朱介凡：《壽堂雜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吳瀛濤：《臺灣諺語》，臺北：臺灣英文出版社，1975。
- 連橫：《臺灣語典》，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
- 齊如山：《諺語錄》，收入《齊如山全集》第7冊，臺北：齊如山先生遺著編印委員會，1964。

#### (二) 期刊、報紙及專書論文

- \*王光榮：〈論朱介凡民俗研究的視野〉，《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2：1（2002.1），頁107-109。
- \*宋雅姿：〈浮生若夢盡付笑談——專訪朱介凡〉，《文訊》263（2007.9），頁14-22。
- 杜而未：〈朱介凡：中國諺語論〉，《中國民族學通訊》1（1965.3），頁18-19。
- 姚儀敏：〈我歌且謠——諺語、歌謠伴朱介凡一甲子〉，《中央月刊》24：8（1991.8），頁95-98。
- 洪淑苓：〈論郭立誠的民俗研究及其對女性民俗的關注〉，收入國立成功大學中文

系編：《第十二屆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年會暨東亞端午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2012，頁 289-309。

婁子匡：〈俗文學研究：介紹「中國諺語論」〉，《中華日報》第 6 版，1965 年 3 月 5 日。

郭嗣汾：〈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哭悼介凡大哥〉，《文訊》314（2011.12），頁 48-51。

張放：〈時代浪潮的作家風範——讀朱介凡《壽堂雜憶》雜感〉，《文訊》173（2000.3），頁 35-36。

張放：〈讀朱介凡先生新書〉，《文訊》261（2007.7），頁 19。

\* 張玉芳：〈道地的諺語研究家——專訪朱介凡先生〉，《文訊》37（1988.8），頁 119-122。

曾子良採訪，黃癸燮、高皓庭整理：〈訪朱介凡先生談諺語之蒐集與研究〉，《國文天地》16：6（2000.11），頁 53-59。

曾知：〈朱介凡先生跟他的「中國諺語論」〉，《中國語文》16：4（1965.4），頁 20-23。

馮季眉：〈以一己之力做國家級的事——朱介凡先生研究諺語六十年〉，《文訊》130（1996.8），頁 89-91。

隱地：〈百年諺語第一人——朱介凡的三個心願〉，《文訊》314（2011.12），頁 52-54。

### （三）學位論文

郭英三：〈婁子匡先生及其民俗學論著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專班論文，200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ong Yazi. "Fusheng Ruo Meng, Jinfu Xiaotan – Zhuanfang Zhu Jiefan" (Drifting Life as a Dream Treated as a Joke - 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Zhu Jiefan). *Wenshun Magazine* 263 (Sept. 2007): 14-22.
- Wang Guangrong. "Lun Zhu Jiefan Minsu Yanjiu de Shiye" (A Discussion on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Studies by Zhu Jiefan).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2, 1 (Jan. 2002): 107-109.
- Wu Yingtao. *Taiwan Yanyu* (Taiwanese Proverbs). Taipei: Formosan Magazine Press INC., 1975.
- Zhang Yufang. "Daodi de Yanyu Yanjiujia – Zhuanfang Zhu Jiefan Xiansheng" (A Genuine Expert in Chinese Proverbs - 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Zhu Jiefan). *Wenshun Magazine* 37 (Aug. 1988): 19-122.
- Zhu Jiefan. *Zhongguo yanyulun* (A Discussion on Chinese Proverbs). Taipei: Xinxing Book Co., 1964.
- Zhu Jiefan. *Zhongguo Geyao Lun* (A Study of Chinese Folk Songs). Taipei: Taiwan Zhonghua Book Co., 1974.
- Zhu Jiefan. *Wushinianlai de Zhongguo Suwenxue*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of the Past Fifty Years). Taipei: Zhengzhong Book Co., 1975.
- Zhu Jiefan. *Zhu Jiefan Zixuanji* (Selections by Zhu Jiefan). Taipei: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1983.
- Zhu Jiefan. *Zhonghua Yanyuzhi* (A Record of Chinese Proverb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9.
- Zhu Jiefan. *Zhongguo Minsuxue Lishi Fawei* (An Eminent History of Chinese Folklore Studies). Taipei: Bohaitang Press Co, 1995.

